

艋舺龍山寺

欸，左手持姻緣簿，右手拐杖的月老
或者你還有其他別名，我才不管
你是否超時工作，今天是七夕
鵲橋相會的日子，你值班

必須做些配對的差事，以紅線
綁住兩個人的腳踝，此刻前，他們
素昧平生，卻因你陷入狂戀。老實說
把紅線纏在小指頭上，不是更可愛嗎

你做你擅長的就好。享用我的供品吧
碎餅乾和麥芽糖。我懂你的軟肋，你嗜甜
而我乞求的回報：老公——身材臉蛋
像林柏宏（想像臺灣的雷恩·葛斯林

更嫩，沒有胸毛）他開保時捷，小狗眼
溫順地看我隨 Blackpink 歌單起舞
別挑剔動作，我已盡力鬆開
深鎖的肩胛了。月老啊

你最好把我當成一名虔誠的信徒，想談
不同的戀愛。時代變了，我仍相信
一個男人總有他可取之處
而他總會看到我，像前一夜

我從旅館窗戶看見，球場上兩個少年，一個上裸
練習後仰跳投，一個靜靜看他。月老，我不敢相信
你居然沒把他們配成一對。視力不好也不能靠
蒙眼來矯正吧。我會燒一名驗光師給你，他已經在路上

父親傳記（偏見版）

他睡在臨停貨車上
打手槍時才十二歲
夢想無法養活他
他逼迫自己投入藥學的世界
讓老闆叫見習的、小子、你
他周旋在 A 開頭的藥品
（阿斯匹林，普拿疼
高露潔亮白，阿門），假裝
摸透這些詞的表裡
他的假裝，模仿塑膠
模仿玻璃，就這樣他
度過了青春期，總誇耀
傷口是男人的勳章，而他的
傷口是公開的，他的手掌
稱不上什麼文學手法
手相師傅預告，他將有
三個孩子（避而不談
其中一位），他請求重看
他理解的男子氣是為飯碗
添滿白飯，把借據穿成
日常工裝，他錯過晚餐
錯過孩子大半的童年時光
忙著賣咳嗽糖漿，咳到
肺後面硬得像塊板子，他的名字
聽起來像月有或悅友，名字
缺乏好比馬龍白蘭度或艾爾帕西諾的戲劇性
他開始覺得電影裡，黑手黨的賭技
很吸引，他雙倍下注，分牌
要牌，要，沉溺於偶然贏錢，剎那的
切膚之樂。他讓選項與

挫敗撒了一桌，如此看起來
較好掌握，他研究賠率
贏了會發光，他是女王
不肯擲的骰子，他跌跌撞撞
線性推進，他的人生
敘述也因而與之符應